

大辽晚歌

下部
群雄称帝

王冠臣◎著
DALIAO WANG



纷繁复杂的时代风云；波澜壮阔的山河画卷。
纵横捭阖的三国往事；跌宕起伏的英雄史诗。

王朝末路，刀光剑影，一时风云际会，谁来为这纷扰世界定下乾坤？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CHINA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PRESS

大辽歌

下部

／ 群雄称帝
王冠臣◎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CHINA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大辽晚歌. 下部, 群雄称帝 / 王冠臣著. -- 北京 :
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8.7

ISBN 978-7-5205-0463-8

I. ①大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辽代—通俗
读物 IV. ①K246.1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83537 号

责任编辑: 梁玉梅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: 100142

电 话: 010-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81136655

印 装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16 开

印 张: 17.5 字数: 261 千字

版 次: 2019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9.8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录

—— 大辽晚歌下部：群雄称帝

- |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药师计杀韩丑儿 | 大石乘夜取沈州 | - - 001 |
| 第二章 | 何论古出使大宋 | 武石碾反叛辽朝 | - - 011 |
| 第三章 | 耶律大石平叛乱 | 金军四万围上京 | - - 019 |
| 第四章 | 天祚帝逃亡西京 | 萧奉先谋害晋王 | - - 027 |
| 第五集 | 天祚帝逃亡夹山 | 萧奉先失宠被逐 | - - 038 |
| 第六章 | 雅里称帝忽天亡 | 耶律术烈又僭号 | - - 049 |
| 第七章 | 耶律术烈丧沙场 | 耶律淳南京称帝 | - - 060 |
| 第八章 | 耶律淳向金乞和 | 宋徽宗幽会师师 | - - 071 |
| 第九章 | 耶律大石败宋师 | 莎耶牧羊遇郎君 | - - 081 |
| 第十章 | 郎才女貌定终身 | 巧嘴八哥拆鸳鸯 | - - 090 |
| 第十一章 | 四棍儿抢占莎耶 | 耶律浩隐忍大恨 | - - 100 |
| 第十二章 | 取上京天祚复兴 | 灭辽军余睹施威 | - - 110 |
| 第十三章 | 李处温父子遭戮 | 郭药师率军降宋 | - - 119 |
| 第十四章 | 郭药师奇袭南京 | 刘延庆贻误战机 | - - 129 |
| 第十五章 | 遇山崩辽军自溃 | 离金营大石脱险 | - - 140 |

- 第十六章 童贯讨回燕山府 萧干称帝建奚辽 -- 152
- 第十七章 萧干率军攻大宋 药师受命平奚辽 -- 162
- 第十八章 义士坚守平州地 张觉落荒奔宋朝 -- 169
- 第十九章 宋廷失信杀张觉 药师叛宋降金兵 -- 176
- 第二十章 金军攻打汴京城 钦宗割地求退兵 -- 184
- 第二十一章 天祚拼命攻金国 娄室以小胜敌兵 -- 196
- 第二十二章 娄室生擒天祚帝 大石称王可敦城 -- 208
- 第二十三章 大石西征无功返 萧后抗金获全胜 -- 221
- 第二十四章 贵妃淫乱遭杀戮 叶护起兵讨昏君 -- 230
- 第二十五章 耶律大石称大汗 叶护兵败逃西域 -- 237
- 第二十六章 高宗乞和杀岳飞 辽军万里伐金国 -- 244
- 第二十七章 耶律大石再西征 麻柁不屈丧沙场 -- 252
- 第二十八章 大石破十万联军 西辽成中亚霸主 -- 263

第一章

药师计杀韩丑儿 大石乘夜取沈州

耶律淳见金军鸣金收军，便令一部分军士站岗放哨，大部分兵士回营帐休息。正熟睡间，忽然有哨兵来报：“营北面树林起火！”

耶律淳急忙起身，走出营帐，又见萧干飞奔过来，喊道：“元帅，不好了，金军已上了山顶，现在军营四面起火！”

耶律淳知道这怨军营帐都扎在树林之中，大火蔓延过来，怨军会尽被烧死。他急忙传令，让萧干率兵当先锋，当先开路，杀下山去。自己率领中军随后杀下山来，又令张镇州领本部人马断后。

萧干急忙率领本部人马冲下山来，金兵早已在山下列成阵势，只等怨军下山截杀。萧干回头一看，自己带的将士看到金军阵容强大，都畏葸不前。萧干振臂高呼道：“兄弟们，咱们身后是火海，前边是金兵，你们是想葬身火海，还是想与金兵拼个鱼死网破？”

他身后的将士听了他这一气吞山河的吼声，顿时抖擞了精神，齐声吼道：“誓与金兵拼个鱼死网破！”于是，萧干一马当先，冲入敌阵，身后两千骑士都拼了命，饿虎扑食般冲进金军阵营。

俗话说，横的怕愣的，愣的怕不要命的。那些金兵虽然骁勇善战，但是碰上这群不要命的儿郎，也是胆怯，呼啦啦就被萧干冲开一条口子。激战一个时辰，终于被萧干杀出一条血路，冲出包围圈。耶律淳指挥中军，后杀出了重围。

迪乃古见怨军队伍庞大，估计一下子消灭不完，便传令：“放过中军，集中全力包围断后的怨军，务必吃掉怨军的尾巴。哪员将领放过一兵一卒，提头来见！”

张镇州率领的断后军被金军团团围住，厮杀了一夜，兵士越来越少。杀到天亮，张镇州环顾左右，身边只剩五十余人。这时他已身被八创，其余将士皆带伤，个个鲜血淋漓。

金军将这几十个辽兵团团围住。金将迪乃古道：“你们这几个人已插翅难逃，如果缴枪投降，可免一死！”

张镇州对部下道：“断后五千兄弟皆已战死。我等岂可偷生？不怕死的跟我上！”说完跃马挺枪，向金军冲去。身后五十余伤兵也奋力冲杀。张镇州连挑几员金将，最后马蹄被砍伤，战马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把张镇州掀下马来。金兵一拥而上，把张镇州砍为肉泥。

其余五十余骑怨兵尽皆战死，无一人投降。

再说金军急行军三天，来到山寨，未曾消停，就攻打山寨，夜里又与怨军厮杀一夜，疲劳已极，因而歼灭了张镇州的后卫军，就懒得去追击耶律淳的大部队，停下来休整。

耶律淳残部一直逃到懿州，才停下来，一面修筑城墙，一面扩充军队，准备迎击金军。

再说威州路都统斡鲁古率领五千精兵，围了东京，见辽军节度使韩丑儿正在城头巡视，便写了一封书信，绑在箭上，射入城中。

韩丑儿拆开一看，见书上写道：“我大金国，自起兵以来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辽军闻风丧胆，狼奔鼠窜。今日耶律淳全军溃败，丢盔弃甲，已远遁

辽南。你以一千羸卒，守此孤立无援之城，危在旦夕。一朝城池打破，尔等玉石皆碎。俗话说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若能审时度势，弃暗投明，归顺大金，不仅可以保全性命，还可官留原职。现在你已到了生死抉择的关头，是死是活，皆由自取，勿谓言之不预也！”

韩丑儿看了书信自思，手下这一千老弱，如何能敌金军虎狼之师？若是金军打破城池，不仅自己要命丧黄泉，自己的老婆也将为金人之妻，倒不如早日投降，保住这一官半职，还能保住美人不被别人抢走。

于是他就写了一封回信，也绑在箭上，射到城外。金兵拾了书信，呈给韩鲁古。韩鲁古打开一看，见信中写道：“大金国都统麾下：窃闻大金国顺天应时，讨伐无道之辽。所向披靡，百战百胜，卑人早有归顺之心。今日天兵已到，小可岂敢抗拒天兵？待我与众将商议，明日开门投诚，迎贵军入城。”

韩鲁古见其言辞谦卑，知其不敢对抗金军，便准备攻城，等待次日接受投降。

韩丑儿虽为东京节度使，但留守东京的一千人都是郭药师的部下。郭药师手下有四员战将，都是郭药师的拜把子兄弟。他们只听郭药师的，不听韩丑儿的命令。因而韩丑儿想投降，必须和郭药师商量。没有郭药师的支持，他的命令就没有人去执行。

韩丑儿回到府邸，就请来郭药师商议投降事宜。韩丑儿道：“现在耶律淳已全军溃败，逃往辽南去了。我们只有一千老弱之卒，怎能守住东京？倒不如投降金兵，还可保住官职，也避免一场屠杀。”

郭药师表面上表示赞成投降，但又说道：“此事关重大，我必须和手下校尉商议妥当，统一了认识，才能行动，避免军队哗变。”

韩丑儿听他说得有理，便让郭药师回到军营，劝说手下军官。

郭药师回到营帐，便召来手下军官，对他们说道：“韩丑儿贪生怕死，想卖城求荣，投降金军，你们意下如何？”那些军官齐声说道：“我们都是辽东人，家乡父老遭金贼杀戮，投军参战，就是为了报家仇国恨，岂有降金之理！”

郭药师称赞道：“诸君所言正合吾意，明天我就诱骗韩丑儿来军营，你们各带十个刀斧手埋伏于帐内，等他一进帐，就乱刀砍死！”

几个军官都道好计，领令而去。

第二天，郭药师派人去对韩丑儿道：“有的校尉认为没有节度使的命令，不愿投降金军，请节度使亲自去军营，向他们晓以利害，劝其投降。”

韩丑儿信以为真，便带了两个亲兵，来到军营，刚迈进大帐，几十个刀斧手一拥而上，顿时把韩丑儿砍死。

郭药师杀了韩丑儿，亲自率兵进驻节度使府，找到了宝英。宝英见到日夜思念的郎君，抱住郭药师痛哭一场。郭药师好言安慰一番，又抱住她温存了一回，宝英才面露笑容。

郭药师道：“怨军主力已被金军击退，东京只剩一座孤城，不能久留，今晚趁金军不防，咱也撤往徽州。”宝英说道：“宝英生是相公的人，死是相公的鬼，愿意跟随相公走到天涯海角！”

当晚半夜时分，郭药师点起人马，悄悄开了南门，逃出了东京。

韩鲁古不知韩丑儿被杀，还以为到了天亮，韩丑儿必会打开城门，率怨军投降，因而并没在南门设防。到了天亮，见城上没有一个守兵，还以为怨军都到校场集合，准备出城投降呢。谁知到了中午，城中仍无动静。

一偏将粘罕对韩鲁古道：“城头不见一个怨军士兵，也不开城门投降，别让韩丑儿逃跑了呀！”

韩鲁古便令士兵，攀云梯爬上城头一看，果然不见一兵一卒，便放下吊桥，打开城门。韩鲁古率金军入城，竟是一座空城，韩丑儿早已不知去向！

韩鲁古急令粘罕，率领二千骑兵追击。

且说郭药师保护着宝英逃出城外，他知天亮后，金兵必然追来。自己手下只有三百骑兵，其余七百都是步兵，恐怕被金兵追上，便令校尉哥竺领七百步兵走大路往宣州撤退，自己却领三百骑兵保护着宝英一路狂奔，往徽州方向去了。粘罕率领金兵，听说大队辽兵往宣州逃跑，便领兵往宣州方向追击，第二天中午追上怨军。哥竺见金兵追来，知道抵敌不住，便令士兵四散逃命，有的逃进了山林，有的隐伏于草丛之中。金兵抓到了百十个怨军士兵，听说怨军已分崩离析，四散逃命去了，便问：“韩丑儿何在？”

怨军士兵告诉他道：“韩丑儿已被郭药师杀死。”

粘罕又问道：“郭药师何在？”

怨军士兵答道：“郭药师已率领三百骑兵投奔徽州去了。”

粘罕知道中了郭药师的金蝉脱壳之计，急忙率领金兵去徽州路上追赶。

郭药师领着三百骑兵眼看着快赶到徽州，忽听身后人喊马嘶。郭药师回头一看，一队金兵飞驰而来，郭药师就令一百骑士保护着宝英先走，他率领二百骑兵摆开方阵，等待与金军厮杀。

粘罕追到面前，见郭药师兵少，便跃马挺枪直取郭药师。郭药师也拍马抡刀迎战，两人大战十余合，粘罕力怯，勒转马头逃跑，金军见主将败逃，纷纷后撤。

郭药师也不追赶，复率军往徽州而来。粘罕虽输了一阵，但并没多大损失，正欲往东京撤军，却见北方烟尘滚滚，又一队金兵驰了过来。原来是迪乃古听说东京怨军败退下来，便派裨将忽豪领一千骑兵前来追杀。

忽豪见了粘罕，问明了情况，二人便合兵一处，复来追击郭药师。

郭药师率领二百余骑，来到徽州，城上看是郭药师到来，急忙打开城门，放下吊桥，让郭药师进城。郭药师和他的骑兵刚进徽州，就见远处尘土飞扬，忽豪和粘罕率大队金兵追杀过来。郭药师令拽起吊桥，紧闭城门，任凭金军叫骂，就是不出战。忽豪和粘罕见城上守军甚众，料难以攻破，于是退十余里下寨，等待迪乃古率大军到来。

谁知迪乃古知耶律淳大军屯驻徽州，附近崇州和显州空虚，便令婆卢率一万兵取显州，自己率一万兵取崇州。待攻下崇州和显州，三路军合兵攻打徽州。

郭药师进了徽州城，拜见耶律淳，将韩丑儿欲降金军，已将其杀死，自己带兵突围的经过说了一遍。耶律淳道：“郭将军临危制变，转战五百里，保存了有生兵力，实则有勇有谋，真虎将也！”于是加封郭药师为辽东路节度使，兼行军都监，又拨给他五千怨军让其据守宣州。

萧干密谓耶律淳道：“郭药师贪色，因争夺女人而杀死了韩丑儿。如果让他守宣州，万一宝英落入金军之手，郭药师必然降金。不如以保护家眷为名，把宝英送回南京。只要宝英在，郭药师不会降金。”

耶律淳听从萧干的建议，下令：“不日我军将与金兵决一死战，为保护家眷安全，凡在军中女眷，一律送回上京居住。”

郭药师也不敢违背将令，只好打发亲兵，将宝英送回上京安置。

又有拦子马飞报：“金将婆卢率领一万人马，向显州进发。”

耶律淳恐显州有失，便令萧干率五千怨军去增援显州。耶律淳又恐怨军新败，士气低落，抵挡不住金兵的攻势，又派人送信给耶律大石，令其率领五千辽军来辽东助战。

且说这耶律大石虽然年轻，但是进士出身，通古晓今，精通兵法，善于用兵。这时他正在驻守白沟，防宋军入侵，接到耶律淳命令，便留三千辽兵守白沟，自己带领五千辽军向辽东进发。

耶律大石出了居庸关，便对部下道：“金将迪乃古率领二万骑兵，攻辽西，大败怨军，现在锐气正盛；我军仅五千人，大部是步兵，长途跋涉上千里，金兵以逸待劳，恐怕正面攻击难以取胜。”

耶律大石手下将领也都有惧敌之色。大石又道：“金军主力都在宣州一带，东京和沈州守兵不多，我不如直接去攻打东京。若能攻下东京和沈州，就断了金军的粮道，金军的辐重都囤积在东京。迪乃古听说东京失守，必定回师自救，我军可选择有利地形于路伏击，可大获全胜。”

众将听了，都拍手称赞道：“此计甚妙！”

耶律大石又道：“我军有不少家乡是东京的兵士，可以从中选百十个人，让他们化装成商人，预先潜伏进东京。待我大军攻城时里应外合，可以一举攻克东京。”

众将十分信服，便回营挑选出一百名东京籍的士兵，让他们换上平民服装，给足了盘钱，先行潜入东京去了。

一切安排就绪，耶律大石才率领大军，浩浩荡荡向东京进发。

且说东京只有一千金兵防守。金将军路虎听说耶律大石率领五千辽兵来犯，大吃一惊，因为耶律淳大军已被金军打得大败而逃，跑到辽南去了，想不到辽军还敢来个逆袭，急忙安排军士加强防守，严阵以待。

耶律大石率领辽军赶到东京，把东京四面围定，架起云梯开始攻城。城上

金兵乱箭齐发，射死不少辽兵。但仍有辽军勇士一手持盾牌，一手持钢刀攀爬云梯，与城上的金军格斗。战至天晚，耶律大石才鸣金收军。罕路虎见辽军收兵，也令一部分士兵置班放哨，另一部分金兵回营帐休息。

这边耶律大石收了兵，让战士饱餐一顿，然后把军队分成四队，分别到四门外埋伏起来。但看见城门起火，城门打开，便杀进城去。

这时预先潜伏进东京的百十个辽兵，在一百人长带领下，悄悄来到西门。见西门里面仅有四个金兵站岗，城墙上面黑黝黝的看不清人影。那站岗的金兵见走过来一队士兵，还以为是金将率队出来巡逻，因此没防备。谁知这队士兵来到面前，举起钢刀就砍，那站岗的金兵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，就稀里糊涂地命赴黄泉了！

这伙辽兵打开城门，放下吊桥，并在门洞里点起一堆火来。埋伏在城外的辽兵见门洞大开，吊桥落下，便似潮水开闸一般涌进城来。守城的金兵见势不妙，纷纷跳下城墙逃跑。

罕路虎听见街上有喊杀之声，知道是辽军攻进城里，急忙领着一队金兵出来阻击，正遇着耶律大石杀了过来。罕路虎挺矛来刺耶律大石，被耶律大石用枪一拨，把矛拨飞，那枪尖顺势刺向罕路虎腰部，罕路虎躲闪不及，只听“扑哧”一声，就被刺了个透心凉！罕路虎惨叫一声，落马而亡。

耶律大石率领辽军奋力冲杀，只杀得金军鬼哭狼嚎，尸横遍地，血流成渠！战至天明，金军死的死，降的降，已经没有负隅顽抗的金兵了。

耶律大石一面令辽兵打扫战场，一面出榜安民。城内百姓，本来都是辽民，今见故国大军光复旧地，辽军又军纪严明、秋毫无犯，纷纷带着酒食到军营慰劳辽军。

耶律大石打开金军仓库，见粮草辎重堆积如山，金军前线食用之物尽藏于此。有将领献计道：“我军兵少，此番靠偷袭夺回了东京，金军大队人马必回师自救，那时我军守不住东京，还得快速撤退。这些粮草辎重我军又带不走，倒不如一把火烧光。金军几万人断了粮食，在东京也待不久，必然北撤，到时候我军再乘虚进击。”

耶律大石道：“我若放火，虽燃烧了金军的粮草辎重，但城中百姓见我军

放火，必然怨恨我军无道、失去民心，百姓转而拥护金军，则大辽永无光复之日也！”

耶律大石又寻思一计，他令士兵把粮草辎重都堆积在一起，掺以硫黄引火之物；又令几个东京籍的士兵换上民装，潜伏下来，但等辽军撤出东京、金军刚进东京的时刻，放火把粮草辎重烧了，然后在东京城内四处造谣，说是金兵杀人放火，烧了东京城。

耶律大石部署完毕，留一千人马守东京，又率领四千辽兵去攻打沈州。

沈州只有八百金军防守，金将哈马雷见辽军大队人马包围了城池，便令扯起吊桥，紧闭城门，城墙上布置了弓箭手，待辽军攻城便乱箭齐发，射杀辽军于城下。若辽军攀爬云梯，则用滚木炮石将辽军砸死于云梯之上。哈马雷又严令金军，受伤不许后退，后退者斩。凡杀一辽兵者赏银五两，杀三个辽兵升官一级。

且不说哈马雷积极部署防务，但说耶律大石率辽军围了沈州，他见金军防守森严，估计强攻必然大量伤亡，于是把大军安顿停当，却不攻城。他骑上马，带了一队将士，到城外一座山冈上观察城内动静。

耶律大石来到山上，见遍地荆条丛生，他心生一计，立刻传令，派三千士兵上山砍柴，每人限砍一捆，用绳索捆住扛回军营。

当天夜里，月黑风高，城下看不见城上的士卒。耶律大石令那三千砍柴的士兵，每人都扛着自己砍的柴捆，送到城下，堆积起来，不一会儿就堆起一座小山。沿着这小山，可直通到城墙上。耶律大石指挥大军，沿着柴堆蜂拥而上。城上的金兵虽然拼命抵抗，终因寡不敌众，被杀得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剩余的仓皇逃窜。

登上城楼的辽军放下吊桥，打开城门，大队辽兵杀进城来。

哈马雷闻报辽军已杀入城里，急忙率三百金兵出来迎敌。怎奈辽军如波翻浪涌，前赴后继、铺天盖地地杀了过来，哈马雷身边的金兵越战越少，他抵敌不住，只好开了北门，率领百十个残兵逃往会宁府去了。

耶律大石占了沈州，立即打开沈州的府库，把沈州府库中的钱粮辎重尽行装车，运回中京去了。他在沈州不敢久留，带着辽军星夜撤往中京。

再说迪乃古正在徽州指挥攻城，忽然拦子马来报：“东京和沈州被辽军占领！”迪乃古大惊道：“东京和沈州被辽军攻占，不仅断了我军归路，而且夺了我军粮草辎重。我军危矣！”于是急忙派人通知婆卢和斡鲁古，火速撤军，同往东京迎战耶律大石。

迪乃古率领的这三支人马都是骑兵，进退自如，行军迅速，第二天夜晚就赶到东京。见辽军已经撤走，金军进驻东京城里。是夜仓库起火，大火蔓延半个东京城区。烟焰漫天，至天明才扑灭。迪乃古来到仓库察看，粮草辎重尽皆烧光。这时城里谣言四起，都说是金兵要撤退了，这些粮草辎重带不走，又不愿施舍给老百姓，故意放火烧光！

再说哈马雷率领残兵逃回会宁府，向阿骨打哭诉，沈州、东京尽被辽军夺走，阿骨打也吃惊不小。他恐怕迪乃古腹背受敌，急忙点齐三万大军，星夜兼程，急驰沈州而来。到了沈州，见辽军已撤走，府库被抢劫一空，阿骨打叹道：“耶律大石神出鬼没，真是大金国的劲敌！”

第二天，迪乃古也率兵来到沈州，他向阿骨打奏道：“耶律大石十分歹毒，他派人在我大军进城之后，火烧粮草辎重，还四处造谣，诬蔑金军杀人放火。”

阿骨打道：“可抓捕放火之人，令其招供是辽军派其放火，然后公布于众，可解民怨。”

迪乃古道：“我已抓了几个嫌疑人，皆无真凭实据，已杀头示众，称其为辽军士兵，放火作乱。”

阿骨打道：“我大军在东京储备的战略物资还有粮草尽被烧毁，几万大军断粮，近期无法进兵辽南。再说耶律大石在中京虎视眈眈，我大军南下，他势必来骚扰后方。不如暂且退兵，等待机会再求进取。”

于是阿骨打令娄室为东京都统，令哈马雷为沈州都监，留下五千人马驻防，其余大军尽随他返回会宁去了。

阿骨打回到会宁，整饬军备，厉兵秣马，伺机而动。

一日升殿议事，何论古奏道：“耶律淳率两万怨军驻防辽河一带，南京原有一万辽军，又被耶律大石带走五千，现踞中京。如今南京仅剩五千辽兵，三千军驻防白沟，两千军驻守南京，后防可谓极其空虚。圣上何不派一大臣出

使宋国，请宋军出兵袭取南京，耶律淳和耶律大石必然回师自救，我大军随后掩杀，可一鼓而定燕云十六州之地！”

阿骨打听了大喜道：“爱卿所言，正合孤意，只是要约宋国出兵，必须派一精通汉语且能言善辩之士出使宋朝才行。我观朝中百官，此任非你莫属，就请爱卿辛苦一趟，如何？”

何论古慨然应诺道：“臣受皇上大恩，当效犬马之劳于陛下，虽万死不辞，何言辛苦？臣愿往宋，必不辱使命！”

当下何论古受命，带了几个通汉语的随从，装扮成商人，带足了盘缠，绕道辽东半岛，乘船渡海，漂到山东莱州去了。

不知何论古此番能否搬来宋兵，且听下章分解。

第二章

何论古出使大宋 武石碾反叛辽朝

何论古到了莱州，先拜访了莱州知州。莱州知州知他是大金国派来的密使，便派一队骑兵，护送何论古一行来到汴京。

何论古久居云中经商，往来于幽燕之地，虽精通汉语，熟悉汉家礼仪，可是并没到过汴京。今日一进汴京城，见街道两旁高楼广厦，气势雄伟，店铺鳞次栉比，路上车马水龙，游人如织，往来之人，皆谈吐文明，不由赞叹道：“人言大宋乃礼仪之邦，果然名不虚传！”

何论古先拜见了殿阁大学士赵良嗣，具言金主欲联合大宋、共同伐辽，同分幽燕之意。

赵良嗣是力推宋金联合、消灭辽国的主谋，今见金国主动来约，正中其下怀，立即禀报了徽宗。徽宗就令百官聚集在金殿，宣何论古上殿。

何论古由赵良嗣引领，来到金銮殿，仰头一望，那金銮殿金瓦丹柱、雕梁

画栋、飞脊走檐，富丽堂皇！石阶上武士环列，佩金甲玉带，执刀斧戟戎，威风凛凛。何论古虽没见过如此场面，但他胆识过人，毫不畏怯，随赵良嗣拾级而上。

何论古到了殿上，施礼已毕，双手呈上国书。徽宗令赵良嗣接过国书，转呈徽宗。徽宗览毕道：“宋金两国永结盟好，共同伐辽，顺天应时，我朝并无异议。具体出兵日期，待朕与群臣商量后，作国书回复。贵使一路奔波，辗转几千里，十分辛苦，请先回馆舍安歇。”

何论古一边听徽宗说话，一边打量徽宗，见他生得面如美玉、慈眉善目，说话温和，可是底气不足。何论古心想，这宋朝天子，长相斯文，太平时可继大统，乱世中难服四夷。

何论古谢过恩，便随赵良嗣到了馆舍。赵良嗣把何论古一行安顿妥当，又安排馆舍领班，细心照顾贵宾，不得怠慢，然后才告辞而去。何论古住进一座小阁楼，他在楼中凭窗眺望，见眼下是一片园林，有清泉流水、假山秀石、曲桥长廊、桃林修竹、百鸟和鸣，又有才子佳人弹琴吟咏，好一处幽雅所在！

何论古对随从道：“这汴京果然是人间仙境，我们何不去街上逛逛？”

随从人喜道：“爷的主意好，我们都想出去了，只是没有爷的令，不敢到处乱跑。”

于是何论古领着几个随从，下了阁楼，出了馆舍大门，来到大街上，见右边甚是繁华，便往右边走来，却见前方有一牌坊，上书“汴河瓦肆”四个大字。

何论古领着随从转身进了瓦肆，见街两旁有酒楼、绣院、茶楼、杂货铺、药店等门面，一家挨着一家。再往前走，见是一片广场，广场内设有许多勾栏。那勾栏里有说书的、唱戏的，还有玩皮影的；路边上还有摆地摊算卦的、理发的，卖各种小吃的，十分热闹。

几个人一边议论，一边往前走。又见路旁有一座茶楼，茶楼上有一匾额，上面写着“花茶坊”三个金字。从那楼窗飘出婉转娇声，如莺啼燕语，又伴有丝竹韶乐，令人听着荡气回肠，心醉神迷，兼有阵阵茶香扑鼻。何论古等人经不住诱惑，便一齐进了茶楼。

又见楼下一层茶座客满，便上了二楼。只见二楼更是幽雅，不仅窗明几